

小說月報叢刊第十九種

俄國四大文學家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Four Great Russian Novelis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初版

此書
 有
 著
 權
 翻
 印
 必究

（小說月報）
 俄國四大文學家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

分 售 處	總 發 行 所	印 刷 所	發 行 者	編 輯 者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閩南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梧州廣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加坡

俄國四大文學家

耿濟之 著

1924

目次

俄國四大文學家合傳

耿濟之(一)

一 郭哥里

(四)

二 屠格涅甫

(二六)

三 託爾斯泰

(四三)

四 杜思退益夫斯基

(五六)

附錄

屠格涅甫傳略

謝六逸(六五)

俄國文學以十九世紀爲全盛時代——自二十年代至二十世紀之初端。從那時起，俄國文學纔有豐富的、獨立的、思想上和藝術上之創造，纔生出理想與形式之傳統，纔與別種文學有廣大的交際，得列爲世界文學之一員。纔能真實的對於本國民族、文化與人道有所效力。這八九十年中間，人才輩出，著作如林，正如黃河決口一般，頃刻之間，一瀉千里；又如夏雨一般，烏雲方至，大雨就傾盆地倒下，有「沛然莫禦」之勢，而使世界的人驚愕失措，歎爲奇觀。其所以致此的原因自然很多，而郭哥里屠格涅甫、托爾斯泰、杜思退益夫斯基輩挺生其間，砥柱中流，以其真切的人格、坦白的態度、創造的精神、堅苦的志趣，來感化世人，挽回風氣，其功也不爲小。郭哥里屠格涅甫開俄國寫實主義的先聲，植國民文學的基礎。他的作品彷彿沒有什

麼理想的任務，祇是討人家的歡笑。但是讀的時候，固然可以歡笑，而讀完以後，不由得令人生無限悲切之感。因為所描寫的生活自然是可笑，同時却又可痛，可悲，可歌，可泣。「笑中之淚」——實在是郭哥里作品的特色。托爾斯泰富有偉大之天才，至高之獨創性，不為舊說慣例所拘，運用其高超之哲學思想於文學作品中，以灌輸於一般人民。他是俄國的國魂，他是俄國人的代表，從他起我們纔實認俄國文學是人生的文學，是世界的文學。屠格涅甫藝術手段的高妙，當代文學家中無出其右。他的作品含有一種憂愁的性質，他筆底下所寫出來的東西彷彿都罩着一層黑影。——他所著的貴族之家便是俄國新文學中最憂愁的小說。他排斥農奴制度，不遺餘力；他是西歐派的健將。杜思退益夫斯基是人物的心理學家，是人類心靈深處的調查員，是微細的心的解剖者。他為人類呼籲，他的文學滿含着人道主義的性質。

這四個人實在是俄國文學的中心，俄國思想的淵泉，我們不能不研究他們，他們的生平、著作和思想。所以我把這四位合起來做一篇略傳，以供留心俄國文學的人的參考。

一 郭哥里

(N. V. Gogoli, 1809-1852)



文學家的造就第一自然要靠着他的天才，但是遺傳和環境對於文學家也有很大的影響，足以助成他的天才。所以我們要研究偉大文學家的作品和思想，對於這個文學家的身世不能加以充分的注意，纔算澈底的研究。

開俄國文學革新之機的郭哥里，所以能製成許多佳妙的文學作品，博着世上給他「國民

文學創造人」的尊號的緣故，其天稟的才能自然有異人之處，但是所以助成他這種天稟的才能也有兩種關係在：

一、環境的關係 郭氏以一千八百〇九年三月十二日生於南俄的普爾塔瓦和萊果露特兩縣境上的騷洛萊村。小俄羅斯（即南俄，又名烏克蘭）的風景本極美麗，民情風俗也是樸簡非常。鄉村裏的佈置和房屋的建築方式，都含有一種「美」的意味，真好比自然的一幅圖畫。小俄的文學在十六十七世紀頗極一時之盛，其間作家輩出，北俄的文學復興，實受其不少的影響。「湖山秀麗」「人傑地靈」，自然要產出郭氏偉大之文家。郭氏兒童時代就在小俄的鄉村裏過去，受着不少烏克蘭的天然和風俗的影響。郭氏幻想力和創作力的豐富，實在是食那地方的自然美景、民間傳說和農民歌謠之賜。所以郭氏對於本鄉有劇烈的愛情，終身不願把他棄捨。這是環境的關係所以助成郭氏的天才者一。

二家教的關係 郭哥里的父親瓦西里郭哥里也是小俄的一個文學家。著有小說和戲劇多種。他熱心於演劇，時常在他親戚所創立的「家庭劇場」上實行奏演。所以他父親的創作才能不能不影響於這個未來的大文學家。他父親又時常帶他到這個「家庭劇場」上去，遂以養成他對於戲院的嗜好。這是在父親方面郭氏所受的影響。至於他受着母親的影響也爲不少。他母親瑪麗意溫諾夫納性格十分溫柔，心地極其慈善，耽於幻想，宗教的信仰心也極盛。他時常給兒子講述那可怕的末日審判，天堂上的幸福，和地獄的苦痛，描寫得有聲有色。郭氏的文學中含有不少神祕主義，未始非受其母平素的薰染。他以後著狄甘格農場之夜及茱果露德兩部小說集，其中的材料差不多都是他的母親代他搜集來的。

以上所述的是他幼時在本鄉及家庭裏的情形，以下再講一講他在求學時代的生活。

郭氏十歲時即入普爾泰窪中學校，肄業不久，遷至涅泰納地方新成立的李才中學校就學。郭氏幼時多病，愛淘氣，懶於讀書，所以師長同學們都不大喜歡他。雖然如此，在中學校時候他已能略顯其天才；他給人家起的綽號都很巧妙發笑，恰合那個人的身分，他又善於模仿人家一種可笑的行徑，可以學得惟妙惟肖，這個不能不承認他的天才。至於他懶於研究科學，那是教習壞的緣故，也不能怪他。所幸那個學校裏學生極重自動的精神，屢有小團體的組織，訂閱許多雜誌，自己發行手抄本的書報。郭氏也時常做幾首詩投稿，他有幾個知己的年長同學，如魏騷慈基及達尼萊夫斯基，所以他得着他們的扶助，進境便極迅速。不幸十五歲時他父親去世了。這個變故使他得極感動的印象，立刻把他從無憂無慮的小孩變成了少年，那時候郭氏對於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命運很下了一番思索工夫，竟預備脫離李才學校，來代替父親扶養維持那些長成的姊妹。

郭氏未出學校以前，耽於充滿着青年的熱情的幻想，有以身許國的氣概，在自己火焰似的想像裏畫出一個又高又闊的前程；不過應該注意的，就是這種幻想並不是家庭溺愛所成的青年驕傲心，却是自己的天才在那裏預先感出他應該完成一件偉大的事情。郭氏既在李才中學畢業，便挾着光芒萬丈的幻想，殘缺不全的智識，中世紀質樸的人生觀，和幾封介紹書信，同着知己學友達尼萊夫斯基到聖彼得堡去。

不料一到了聖彼得堡，少年幻想家的頭上好像個倒了一桶冷水，息滅了他們萬丈的火燄。

長安居自是不易，郭氏逼嘗了窮乏的滋味，住在下等房屋的三層樓上，一天祇穿着一件夏戶外套。營營終日，想謀一個穩固的職業而不可得；從家鄉帶來一大堆介紹書信竟一概無效。他打算去做優伶，但是他的戲劇讀法雖是極自然，

極普通，却缺乏一種裝作的腔調，極爲當時舞臺主任所不喜；郭氏也知道這個，所以在試驗以後，也就棄之不答。他又刊行自己所著的一部牧詩——但是批評界對之十分冷淡，郭氏憤極，竟將全稿付之一炬。失望之餘，他想作美國之遊，那時候他設想美國是黃金之邦，能容少年人迴旋之地。恰巧他母親給他幾百盧布。他就趁此西渡，但是不久就中道折回了。他自己曾說：『剛一看見海洋，剛坐在外洋船上，所有幻想都已變成灰燼。』這就可見他少年時徘徊歧路的情況了。

回國後，他的境遇漸漸變好。他在某部司裏得了一個辦事員的位置，但是始終鬱鬱不得志，事務官機械的勞力自然不能使志氣高傲的青年得着快樂。他一天天趨向到文學界去，慢慢把文學看得有趣味起來。加之他兩年來僑寓京師，所得痛苦的經驗實在不少，慢慢使他頭腦冷靜起來，慢慢使他從感情的浪漫主義降到活的現實的境界。他因爲彼得堡社會的黑暗，生活的乾燥，便愈動其思鄉之

念而烏克蘭一片平原遂爲其所顛倒。念而不置，決定能做他文學的資料，因爲他對於自己家鄉自幼卽有一種深刻的情感，感之深自然言之切。

郭氏抱着這個目的，便向他母親要關於小俄的習慣、傳說、服飾和古人筆記等材料，想藉之做關於小俄風俗的小說，他母親竟極力替他搜集這些材料。結果著成狄甘格農場之夜一書，由此取得極好的名譽。此集第二篇小說伊溫姑巴之前夜曾於一八三〇年西歐雜誌上刊布，經該雜誌社記者不少的修改。

以後他時常在各雜誌、各報上投稿，遂得與當時一般文人相往來。後來他又和普希金相識，不久便成莫逆。郭氏一生受着普希金的影響很大，他十分崇拜普氏，稱他爲自己的教師。普希金也第一個明白並且尊重他的天才，郭氏所著巡按（按此係戲劇，已由賀啟明君譯成，歸本館出版，爲俄國文學叢書之一）和死靈（按此係長篇小說）的材料，原來是普希金給他的，普氏因爲很賞識這位少年

作家，所以肯把他自己要用的材料分給郭氏，遂使郭氏創成這兩部歷諸萬世而不滅的名著。

郭氏因為受着這些同志文人的影響，智識的地平線漸漸擴張開來；從李才學校出來後所感智識的缺乏，到現在也慢慢補其缺憾，而藝術的創造，爲前輩同志所提攜，所贊許，便一天天的發達，一天天的開化，一天天的濃厚深廣。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和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兩年中間，狄甘格農場之夜發刊出單行本來。這部短篇小說集充滿着純粹國民的神趣和笑聲，實在完全實行了他著書時所具「在詩的全美裏表現出本鄉烏克蘭」的目的。那部小說中的人物有小俄羅斯神話上的英雄，有魔鬼，有魔術師，有死鬼，有溫柔幽雅的女仙，有勇敢快樂的少年，所選的都是傳說的題目，所陪襯的都是烏克蘭自然的風景，饒有那每人精神的詩趣。但是實在說，這部小說裏除去一些外面的風俗描寫外，如描寫沙羅契涅基

市場之類，竟找不到當時社會秩序的悲慘的實狀。譬如拿農奴制度來說罷，南俄的農人受着這個制度的苦楚未必見得比北俄的農人輕，但是郭氏小說裏提到南俄的農人，總未述及那地方農人受農奴制多少的苦楚。所以顯在我們面前不是郭氏當時的小俄羅斯，却是歷史上傳說的小俄羅斯，寫實的工夫未免差得太遠。並且在這部小說集裏所用的男女青年祇和古代的哥薩克人相彷彿，而絕不像小俄的農民。所以在這部小說集裏看出來，郭氏還祇是個真實的浪漫派。不過他站在純粹平民的境地上，不太把現實弄得描象罷了。

這部小說集的成功使郭氏能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夏間回歸家鄉去。路間，在莫斯科，他又結識了幾個文學界人物，對於他以後的生活有重要的意義。那時候他所相識的是柏郭金（Погодин）瑪克西莫維奇（Максимович）柴蒲金（Щепкин）阿克薩可甫（С. Аксаков）等人。

一到家裏，他遇見了許多觸目的景象。在喧鬧和繁華的都市生活以後，實在的家鄉遠不及他在彼得堡夢魂縈懷的理想家鄉這樣可愛。那種半開化的小俄田主的生活，他看來十分可憐，十分單調；到處都充滿着愚魯的迷信，和各種鄙陋的事物，比起都市的生活，實在看不上眼。於是他初次注意到日常生活的污穢和卑陋，初次引起他爲全世界所驚奇、所顯見的「笑」而「笑」中又隱着全世界所忽略、所看不出來的「淚」。

所以我們看他以後直到一千八百三十五年的著作，即能斷定那時候郭哥里已從小俄羅斯的浪漫主義移到純粹的自然主義。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又有二集刊行：一名阿拉伯語，一名萊果露特，兩集都分上下兩卷；不過內中還有許多含着浪漫的性質，如魔鬼、達拉司、布里白、肖像等是，其中尤以肖像含着最多幻想的原質。在這兩部集子裏，我們可以找見不少充滿着「淚中之笑」的純粹自然派的